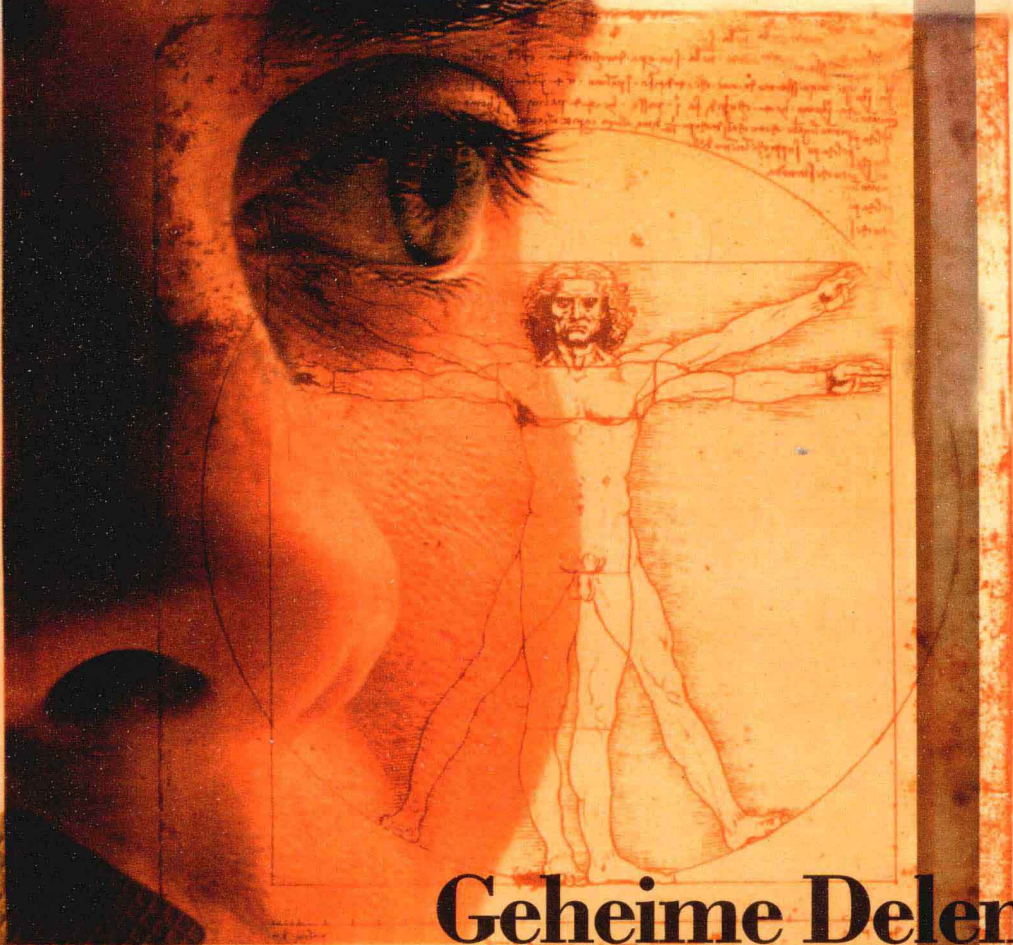


男根私处的秘密



Geheime Delen

(荷兰) 梅尔斯·范·德里尔 著

Mels van Driel

林珈琳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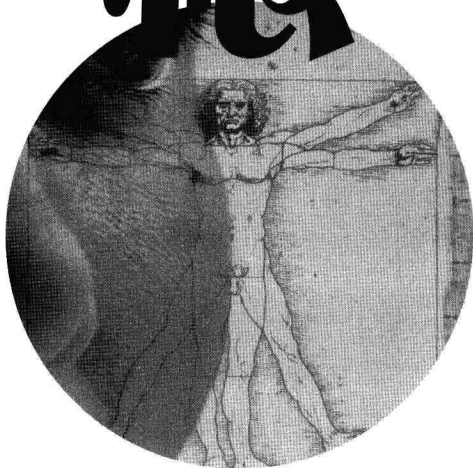
男根

私处的秘密 **Geheime Delen**

（荷兰）梅尔斯·范·德里尔 著

Mels van Driel

林珈琳 译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國·廣州

合同登记号：图字 19—2010—020 号

Copyright © 2008 by Mels van Driel / De Arbeidersper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男根：私处的秘密 / (荷) 德里尔 (Driel, M. V.)
著；林珈琳译.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5
(双狮译丛)

书名原文：Geheime delen

ISBN 978-7-5360-6345-7

I. ①男… II. ①德… ②林… III. ①男生生殖器—人
体生理学 IV. ①R33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3148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林宋瑜 揭莉琳
技术编辑：易 平
装帧设计：梁丽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20 开
印 张 15.5 1 插页
字 数 250,000 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代序

性和文化是分不开的

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之后，性在中国重新遭遇了一段禁锢的岁月。改革开放之后，这段禁锢岁月仍然给中国性学界留下了很深的印痕，最重要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性被视为医学的附属物。

比如，在中国性学会正式成立的 1994 年之前，筹备委员会早就进行了多年的学术活动，在那些活动中，绝大部分参加者都是托身于医院或医学院的——皮肤科、泌尿科、妇科等等，还有一些人士属于计划生育部门。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如此的普遍，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中国性学会自身也是挂靠于北京医科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而我目前担任副会长的上海市性教育协会，则挂靠于上海市计划生育委员会。

这种在体制上被视为医学附属物的安排，并非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事实上，它影响了许多中国人看待性的视角和眼光。

在国内，关于性的书籍通常都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是讲“临床”的，包括生理构造、生育、避孕、药物、性病和性功能障碍的治疗等等，总之就是可以作为医学附属物的那些性问题。另一类是讲“文化”的，包括性史、性社会学、性伦理学、性心理学、性与法律、性与文学艺术等等。据我大致的观察，上述两类书籍通常总是分开的。也就是说，讲“临床”的通常不讲“文化”，讲“文化”的通常不讲“临床”。大家仿佛有着一个默认的分工原则。在中国人先前几十年的观念中，这样泾渭分明实属天经地义。而且后一类在很长时间里曾经是不大敢谈论的。

再换一个角度看，其实“临床”的那部分可以对应为“科学知识”，而“文化”的那部分可以对应为“人文精神”。有些思想保守的人士认

为，对于性，只要讲那些“科学知识”就够了，别的讲多了非但无益，而且可能有害。他们也更喜欢使用“性科学”这样的措辞（而不是“性学”），因为将性窄化为某一类“科学知识”，确实可以在许多时候给我们带来较多的安全感。

梅尔斯·范·德瑞尔（Mels van Driel）是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的泌尿科医生和性学专家，做过有关勃起功能障碍的博士后论文，发表过许多科学论述，也经常为报纸和杂志撰稿。这本《男根：私处的秘密》是比较轻松有趣的普及著作，倒是将生理知识和有关文化背景（尽管主要表现为逸闻趣话性质的内容）两者放在一起讲的。这对于习惯于两者分离的中国读者来说，就有一些新意了。

性学不是天文学或物理学——这类所谓的精密科学，确实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人文精神而讲论（绝对脱离也是不可能的），但性学是一个脱离了文化或人文精神就绝对讲不好、讲不深、讲不透的学问。

因为性学中的许多问题，并不仅仅是所谓“科学问题”，实际上它们同时又是伦理问题或文化问题。例如，关于男性的阳痿和女性的性冷淡问题，就是现代社会中非常普遍而又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通常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将话语约束在一个“政治正确”的框架中，这样虽然可以保证在伦理道德方面无懈可击，但是许多情况下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本书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敢前进太远，尽管作者提到了那个被称为“柯立芝现象”的著名段子——该段子因前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得名：

有一天，总统和第一夫人访问一家国营农场。不久，他们的行程分开了。在养鸡场，柯立芝夫人问农夫，公鸡多久交配一次。“一天几十次，夫人。”农民回答说。“一定要把这个告诉总统。”柯立芝夫人说。当总统过来并被告知公鸡的事后，他的问题是：“每天和

同一只母鸡吗？”“哦，不，总统先生，每次都和不同的。”柯立芝点点头，说：“一定要告诉我妻子！”

这个段子实际上以隐喻的方式指出了许多男性阳痿或女性性冷淡的真正原因。

类似的例子在性学中可以找到许许多多——性学根本就是一个横跨科学与人文两大领域的特殊学科。

性学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密切到每个人、每一天都离不开它的影响。我们可以让天文学或物理学离开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包括独身者、儿童和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都不可能脱离性或性的影响。

性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密切相关，以及性作为横跨科学与人文两大领域的特殊性，注定了我们永远都会谈论性这件事情。

性学中可以归入“科学知识”的那部分，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曾经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话语，但是随着公众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加上多年来对于性知识的普及工作，已经没有多少内容可以继续谈论了。

但是性学中“文化”的那部分，却有着无穷无尽的空间。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开放，人们对于性的认识，人们的性观念和性心理，都在不断地变化着。旧的问题获得了解决或还未解决，新的问题却又层出不穷地冒出来。更何况，许多根本性的、终极性的问题（比如爱情的变迁、婚姻的价值之类），是永远无法解决的。这些都使得我们关于性的讨论和思考将一直持续下去。

江晓原

2011年11月30日

江晓原简介：

1955年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上海性教育协会副会长。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会员，国际东亚科技医学史学会（ISH-EASTM）会员，中国天文学会天文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学科评审组成员，《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等国家级学术刊物常务编委、编委。

已在海内外出版学术专著、学术论文集、随笔集、书评集、译著等40多部，在英、美、德、韩、台、港及大陆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100多篇。是“文革”结束后国内最先发表性学史研究成果的学者。专著《性张力下的中国人》是这方面最新的代表作。



导 言

大家都知道对某一话题上瘾是什么滋味。这永远不会事出偶然，很可能与我们自身的什么东西有关。这样的话题如磁铁般吸引我们，让人达到痴迷的地步，无论白天和黑夜，因为总有新的事实、想法和见解不断涌现。当然你现在可能在想，作者本人有或曾有过不育问题或勃起功能障碍。嗯，情况并非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来某个时间不会发生，这同样适用于我所有的男性读者。

我的广泛兴趣主要来自日常与男子“私处”的接触。从1983年年中起，我就当上了泌尿科医师，与各种病人或自认为病了的人打交道就这样成了我永久性的工作。在过去几十年里，数以万计的阴茎和睾丸经我手治疗，终于，我感觉有深入挖掘的冲动：为什么男性要找医生谈这些器官的不适呢？

多年来，我对男人的“家丑”的思考已经实现了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其中涉及泌尿学、性学和心理学等三个视角、学术方法、手术问题、日常生活，特别还涉及文学问题，这也是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作家，同时戴着几顶不同的帽子不一定总是很容易的事，但确实可通过内部交叉施肥提供广阔且充满人性的视角。当然，小说和诗歌才是硬道理，艺术总是比科学更为重要。但对于一个泌尿科医师而言，睾丸和阴茎终究是器官，而且如果有必要一定要下刀，这本身又可带来满足感！

抛开其他场合使用的阉割一词，看所有男人抓裤裆的样子，就和足球运动员做人墙时保护裆部一样，这恰恰体现了弗洛伊德（1856年—1939年）的思想。与大多数犹太人和穆斯林一样，弗洛伊德受过割礼，并使用割礼一词来表示阴茎切除，但数百年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阉割的意思一直都指辜

丸切除。弗洛伊德的概念转换特别有趣，因为他认为睾丸失去了所有的意义：他把几乎所有的焦点都转移到阴茎和象征性的阳具上，虽然生育率和性能力的根在其他地方，即睾丸。这种转变是由另一转变触发的，即从性作为生殖手段转变为性是为了获取性快感。继此发展之后，人们越来越注重阴茎，代价是对睾丸的忽视。本书试图纠正这种不平衡，给睾丸的关注至少不会少于阴茎，同时还会简要讨论对生殖也非常重要的前列腺和精囊。

在本书中，生殖器都与宗教、死亡和我们对性快感的渴望等现象相关。书中描述了各时代的人们如何看待男性的私处以及阉割和绝育等经历。此外，书中还列举了各种生殖器疾病及治疗方法，其中有严重的，也有无大碍的。本书还会揭示大量的秘密。上述信息由名人、诗人和小说家的思想和经历等点缀，因此我决不会声称本书具有什么完整性或学术严谨性。



不是所有的读者都知道，《圣经》包含生命所提供的一切性与爱，其中包括（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堕胎，通奸，春药，肛交，兽交，阉割，割礼，裸露癖，轮奸，群交，同性恋，妇女压迫，阳具崇拜，交换性伴侣，卖淫，乱交，经期性交，性传播疾病，当然还包括自虐。这使得本书不可能不包括《圣经》的很多卷本。

最好的小说和诗歌普遍都会反映日常现实，人们只需稍稍熟悉一下文学史，就知道许多作家都把健康的人体作为幸福和快乐的丰富源泉来歌颂。不过，也有作家、诗人和哲学家非常形象、引人深思地描写睾丸、阴茎、前列腺以及这些器官的疾病。他们写得非常好，经常连专家都无可修正。作家和诗人，无论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男性还是女性，无疑对现实都有着更广泛、更人性的看法。一些女性诗人热切地探讨阴囊，津津乐道地嘲笑小鸡鸡和睾丸。有时候，私处是危

险的，有时又是一套玩具。不仅作家和诗人会提供知识和想法，歌手也一样，无论是男伶还是其他歌者。过去的 25 年间，我对各种男性生殖器病患进行了漫长的系列访谈，这保证了本书的高度真实性，其中一些访谈在删除患者名字后作为简短的“病历”包括在书中。

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谁？主要的当然是那些“忧心忡忡”的人，他们饱受疼痛、生育能力下降、勃起功能障碍、不寻常的肿块、隐睾症、前列腺癌、阉割焦虑等等的折磨。本书还可以给女性提供更好地了解男性的机会；正在考虑绝育的男人和女人会发现本书尤为有用，因为书中给出了双方去做绝育手术的利与弊。

内容的多样性使得这本书像一大包什锦甘草果糖，但正如甘草果糖一样，最好不要一次都吃完。我保持一个轻松的语调，因为轻松的语调是谈论让人踌躇和苦恼的话题最有效的方式。



目 录

contents

i 导言

- 1 第一章 睾丸和阴囊
- 27 第二章 阴茎
- 57 第三章 前列腺和精液腺
- 68 第四章 睾酮与精液
- 94 第五章 阉割
- 117 第六章 阴囊疾病
- 143 第七章 阴茎疾病
- 227 第八章 自愿性不育和非
自愿性不育
- 258 第九章 遗精
- 270 第十章 女性
- 283 第十一章 情欲
- 293 结语：到此为止
- 296 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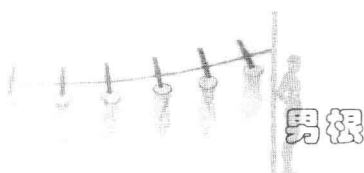
睾丸和阴囊

术语

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有很多不同的术语来指称睾丸，其中只有少数仍在使⽤。几年前，两位古典学者霍斯特曼霍夫（Horstmanhoff）和博克斯（Beukers）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希腊语的睾丸一词是 orchis，属医⽤语，如睾丸切除手术叫做 orchidectomy，因腮腺炎导致的睾丸炎在⾏话中称为腮腺睾丸炎。orchid（兰花）的得名是因为它的块茎与睾丸有些相似。在中世纪，人们认为吃下最大兰花块茎的男子将诞下巨婴。

Testis（即精巢、睾丸）在拉丁语中是见证的意思，testify（证明）和 testament（遗嘱，即由律师起草、有见证人在场签署的文件）等词就可证明。荷兰语用“律师和证人”来表达阴茎和睾丸，让人回想起词语间的这一联系，短语“律师在内、证人在外”描述的就是性交时阴茎在阴道内、睾丸悬在阴道外的样子。（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把阴茎和睾丸都插入阴道的性交方式是存在的。）

各种因素都可能会使一个本来是中性的词的词义增强或减弱，既可能从淫亵用语变成科学用语，也可能从体面的描述用语变成粗俗用语。比如，盎格鲁-撒克逊语的 bollocks 在过去几个世纪都是一个纯粹的描述用语 [见下文中它在中世纪《列那狐的故事》（*Reynard the Fox*）翻译中的使用]，但今天被认为是粗俗用语，指睾丸，字面义和比喻义都广泛使用，例如 Bollocks!（胡说!），He thinks he's the dog's bollocks（他自视过高），这两种表达方式美国目前都不使用。



“球袋”（ball - bag）和“坚果袋”（nut - sack）是阴囊（scrotum）的当代俚语，在日常使用中还没有取代技术术语。“有球”（having balls）是有骨气的代名词，可以扩展到像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那样的有坚定信念的妇女。表示睾丸的其他非正式用语包括 crown jewels（皇冠上的宝石）、goolies（俚语的睾丸）、nads（流浪者，睾丸）、nadgers（流浪汉，睾丸）等。本书用睾丸（testicles）、精巢（testes）和球（balls）等三个词语来指称睾丸，不作区别对待。

阴囊仍然是指称包裹睾丸的皮肤袋的标准医学术语。这个词沿袭了中世纪 scortum 一词的词形，意思是毛皮或皮肤，在拉丁美洲可以指皮箭袋。Scortal pouch（阴囊袋）的概念比 sack（麻袋）或 bag（手袋）要文明些，有着悠久的历史。例如，这一意象被发现使用在中世纪荷兰诗歌《列那狐的故事》中。在这首诗中，名叫提伯特（Tibert）的猫为发泄对一个村庄牧师的愤怒，把“牧师按门铃用的没有针脚的袋子”给咬了下来 [参见巴诺和柯立芝（A. J. Barnouw and E. College）的翻译]。这一阉割场景包含了很多其他委婉语，其中有“东西”、“内脏”以及随后的“铃铛”。在 1481 年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选用的翻译版本中，很明显只是部分阉割：我们得知牧师失去了“他的右睾丸”。铃铛被用来刻画牧师形象值得注意，在西尔维亚·胡伯斯（Sylvia Hubers）的当代诗歌“当然！”（Of Course!）中，铃声实现了挑战性的回归：

当然！

我再次烂醉如泥。

当然

我无法

再举步向前。

为时已经太晚

无法再做孩童的游戏。

来吧，轮到你了

给我一些

铃的鸣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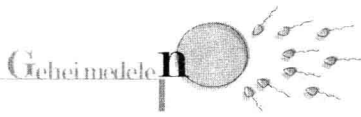
你整个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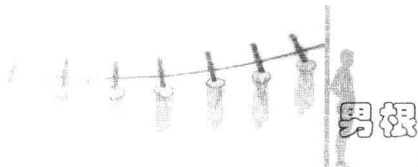
都在吹嘘！

“袋”或“麻袋”不是指称阴囊的什么好词，但很常用，把睾丸称作“钓饵”也属同样的用法。先谈一下衰退的性能力：“啤酒下垂”指的是暂时的、酒精性阳痿，而“没油了”则可以用来描述更为持久的状态。

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有很多指称阴茎的词，只有几个仍在使用，往往难以确定为什么一个词得以幸存下来，而另一个则没有。大多是比喻，最明显的是指其长度、圆柱的形状和垂直位置的。有时候，所用的形象是植物的茎、矛轴或剑锋，有时是织物的经纱（希腊语中是 *stema*），或者是古代海战中用以角力的青铜镀金楔形船鼻（写作 *embolon*）。女性性器官的通用解剖术语“阴道”（剑鞘），与剑锋一词完美匹配，而术语“射精”关涉到拉丁语的 *iaculum*（小枪矛），这样射精就像掷枪矛一样来抛洒自己的种子。可选择的意象很多，最终的选择落在了 *penis*（阴茎）一词上，尽管其确切缘起仍然含糊不清。有些语文学家认为该词源于拉丁语的动词 *pendere*（挂起，下垂），在某些情况下来看似乎是合适的。

后来，阴茎被广泛使用开来。任何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如果想要避免使用四个字母的单词和形象的盎格鲁-撒克逊词语，无疑只能采取该科学指称。前面提到的古典主义者霍斯特曼霍夫和博克斯认为，现在已经过时的说法“男人的尺子”（如荷兰语的 *roede*、德语的 *Ruthe* 和法语的 *verge*）是从阿拉伯语的 *al-kamarah* 借过来的，*al-kamarah* 在古代用于





颇有影响的阿拉伯医学文献，通过拉丁语的 *virga*（树枝），其意象被西欧语言接受。

另一方面，梵文使用完全不同的隐喻来指称该男性成员^①，其中沙伊赫·奈夫扎卫（Sheikh Nefzawi）的《香薰花园》（*Perfumed Garden*）提到了如下一些：

鸽子：因为从摆动开始的一刻起，坚硬的阴茎就像一只孵蛋的鸽子。

铃声：因为每次进入和离开阴道时，它都会发出声音。

难以驯服的事物：因为只要它勃起了，它就开始活动，不会停止，直到它找到外阴，然后无耻地插入，连请勿见怪都不肯说。

解放者：如果把阴茎插入曾被拒绝三次的女人的外阴，就给了这个女人回到她第一任丈夫身边的自由。

杆：因为男性成员会慢慢抬高女人的大腿，让阴茎靠近她的阴部（*mons Veneris*），爬进去，安放里面直到满意并射精。

撬棍：因为如果进入外阴有困难，它会用力推进，打破和践踏沿途的一切，就像发情期的野生动物一样。

秃子：因为该成员是无毛的！

在中世纪，根据荷兰作家 Hans van Straten，阴茎被称为 *caulis*，即茎，指的是它的坚硬状态。莎士比亚时代及以后的各种指称包括：物件，凤尾鱼，生活树，梭子，男根，炮兵，秃头修士，健齿注射器，魔鬼，枢轴，标尺，不知名的东西，猴子尾巴，锥子，桩子，大肠，反复无常的家伙，轴，海枣，钥匙，知更鸟，好剑，权杖，长笛，胡桃夹子，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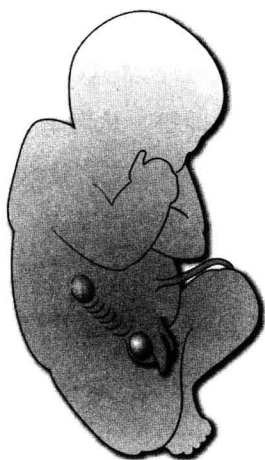
^① 即阴茎。下同。译者注。

月柱，勺子，荆棘，魔杖，桅杆，羽茎，金手指，剑以及鸟冠等。丰富的当代术语很容易在线查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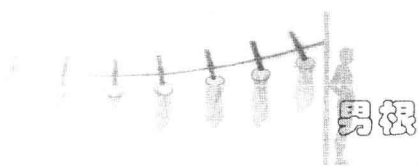
受精

许多世纪以来，人类生殖的概念是基于公元前就已形成的两位希腊权威的思想，他们就是希波克拉底（公元前 460 年—377 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0 年—322 年）。在前者的著作《精液》（*De Setnine*）中，作者写道，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的精液都在大脑中形成，随后通过脊柱到达外生殖器。当这两种物质在性交中结合，将产生一个孩子，并依据父亲和母亲所提供的精液流体哪个更强大，决定到底继承父亲还是母亲的特点。根据希波克拉底，孩子的性别也取决于精液的实力。

希波克拉底给男人和女人分配了较为平等的角色，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就不同了。当然，他不得不承认有女性的输入，但他辩称女人的唯一贡献就是他所谓的月经（*catamenia*），即残留的月经血可构成转化的物质，但如果男子不加入自己的种子，就生成不了任何东西。达·芬奇（1452 年—1519 年）的画作显示，他智慧的头脑仍然坚信这一观点，即精液直接来自大脑。达·芬奇画作中的阴茎有两个管道，一个是尿液管道，一个是精液管道，白色的精液犹如母亲的乳汁直接从脊骨淌下。莱昂纳多不仅对直升机感兴趣，还对繁殖感兴趣。在温莎皇家画廊有一幅他画的男人和女人性交的横截图，图的上方他用熟悉的镜像体写道：“我展示给人们的是他们存在



男性胚胎中的睾丸沉降



的第一或者第二原因。”他的解剖图以牛等为动物模型，这使他误入歧途：他忘记画前列腺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青春期前就被阉割之后，即便前列腺有发育，也非常有限，即便是像达·芬奇这样的天才，也会错上一次，不，是两次。

研究繁殖秘密的众多研究者中有一位叫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 1578 年—1657 年），即血液循环的发现者。在被任命为国王詹姆斯一世的特别医生之后，他开始研究鸡蛋胚的生长和皇家鹿园的鹿的子宫。1651 年，在他 73 岁的时候，他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与当时的观点相反，哈维主张，昆虫以外的动物和人类来自卵子，而卵子由废弃物“自发”产生。后者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古老观念，对此哈维在另一个方面也有所继承：他把胚胎的发展归因于男性精液的重要力量。

亚里士多德关于昆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自发生成卵子的思想，被托斯卡纳一位医师在法院的调查证明不太可信：医师弗朗切斯科·雷迪（Francesco Redi, 1626 年—1697 年）证明苍蝇是把卵产在肉类垃圾中。他的研究始于古典诗歌的一个段落：在荷马的《伊利亚特》第十九卷中，阿基里斯担心苍蝇会在被杀死的好友的伤口上生蛆。雷迪研究的正是荷马所说的现象。他观察到，在苍蝇接触肉类一段时间之后，就有蠕虫（即蛆）从肉中爬出；相反，在昆虫无法进入的地方就没有蛆虫。他选用的肉类之多让人吃惊：牛肉，鹿肉，水牛肉，狮子肉，老虎肉，狗肉，羊肉，孩子肉，兔肉，鸭肉，鹅肉，鸡肉，燕子肉，旗鱼肉，金枪鱼肉，鳗鱼肉，舌头肉，等等，结果总是相同。于是他得出结论：昆虫不是源于腐烂的废弃肉类，它们也是卵生的，由母体把卵子产在肉类中以吸取养分。

著名解剖学家弗雷德里克·鲁谢（Frederik Ruysch, 1638 年—1731 年）也同样怀疑受精可以“仅仅通过男性种子的蒸气和火力”实现。“我清楚地知道，性交时大部分种子会流走，但我相信，留在子宫内的黏